# 侠荡心

烟波万顷，浩翰无际，点点风帆。朵朵白云，暮春之月的洞庭湖，拂面不寒，阵阵而来的湖风，似有如无沾衣

欲湿的烟雨。

朝阳约丽，金辉万道，水波清清，耀起金蛇飞舞，这时候湖边传来款乃一声，一叶小舟，正迎着渐起的朝阳，

扬起半片白帆，退潮风急，乘风鼓浪，直同万顷湖心，遥对微露青螺一点的君山，疾驰而去。

这一叶小舟，在湖面上平稳如飞，船头上，并肩而立，站着一对青年男女。青衫黄衫，迎风飞舞，男的身佩宝

剑，女的腰围配剑，彼此笑语低迥。恩爱异常，真像是一对神仙中人。

靠岸登陆，畏依游览君山景色，男的为江湖美男子，以神宫九式驰名，威震西湖，其俊美之貌，萧洒风度，风

靡武林许多娃追逐，数年游侠，终为百花帮帮主千金征服，拜倒石留裙下。

百花帮主妙手观音，嫁夫双掌震天诸葛民，为雁荡弟子，数年前正邪大会，双方伤亡惨重，诸葛民受伤而亡，

百花帮也等於瓦解，原帮主重伤将死之时，召妙手观音，以掌帮务，但她夫死，灰心意冷，结束残局，解散部份帮

友，带着诸葛民遗女，隐居深山，百花帮现只有帮主及数名徒弟，可谓名存实亡。

诸葛芸在宠爱的环境中长大，长得艳丽绝伦，面如玉容，柳叶细眉，凤目桃脸，肤色如云，恍如仙女下凡。

其师散花圣女，为西南圣女峰云台观主持人，该院除圣女及师侄两人，无其他人，正邪大会之时，她展师门武

学，威震群邪，即退隐江湖，五年前收诸葛芸为徒，三年期满返家奉母。

一年前以师门威望，独特武功，行侠江湖，人称绛衣仙子，与其师姐云台仙子、白云仙子，合称云台三仙：武

功、美艳为江湖弟子称羡，出道未久，遇美男子之称，娄南湘。

一见投缘，并肩行道，数月即返家叩母，结为夫妻，羡煞许多人：成双游侠江湖，今登君山游历。

两人畏依亲热的谈笑，身心沉醉欢乐中，步行丛林边，忽闻震天哈哈大笑，闻声配步抬头观望，觉得笑音甚熟，

猜想何人，心内一动。

心念才动，只见林中走出一人，身体奇伟，方面大耳，两目威风有神，步履沉稳，渐行一丈外，望他两人含笑

不语。

娄南湘见之，突然一惊，猜想不错，今日冤家狭路相逢，然而夫妻两人，未然怕他，但暗箭难防，不得不小心，

暗运功力，带着迷人微笑道：「罗大侠，久违了，令出相遇未知有何指教！」

来人是中原道上，特出人物，正邪大会後第二年，他出现江湖，为平静的武林，引起一阵骚动，人狂正邪之间，

行事任性，率意而为，做了几件震惊天下大事，闯少林武当，殊杀天地两派，以其危异深厚的功力，神奇莫测行径

横行武林，黑白两道畏惧，称阴阳掌罗锋，无人知其师承来历，其言谈豪爽，粗旷有大丈夫气质，行动神秘。飘浮

不定，时隐时现。

诸葛芸刚出江湖，曾为中条八怪所围困，当时筋疲力尽，要失手被捕，为其路过挺身而出，数合之间为其双掌

所杀，手段残忍，无一人活命，解救其危难，对其很好，追求甚力，但厌其残忍，不告而别。

今日狭路相逢，未知凶吉，罗锋对她，一见锺情，当日不告而别，因事未能追从，後闻其婚甚怒，多方打听，

方知行踪，特地等候，见其亲热状，怒火拂腾，大笑而出，杀机早起，闻言一阵狂笑，道：「久闻阁下神宫九式，

威震江湖，无缘得见，今日相逢，特领教益，则此生不虚。」

又一阵狂笑震耳，若不运功，实不可抗，听其语来意不善，便道：「罗大侠的阴阳双掌，黑白两道闻言为之丧

胆，今日得亲领教益，乃我夫妻之幸也。」

娄南湘并不知其妻为彼所教，而发生一种错觉，今日相遇，不遇巧逢，两无冤仇，只为武功争雄，诸葛芸也末

想到死神降临，本想招呼，怕他有所缠绵，其夫生疑，故作不识。

罗锋七八年江湖行道，一同任性行事，而今见到口馒头，为其所夺，有意而来，又见她对其冷淡，亲热之状，

杀机早起，出手决不容许其生离，在他话完，双掌十成，大叫一声，「拿命来！」

「碰」的一声，带着半边零厉之声音，震飞之下，即时倒地。

诸葛芸速往救，都来不及，其夫已送命，神清凄厉的，以全身之力，猛碰他胸前，口中叫道：「恶贼，我同你

拼了。」

罗锋掌震娄南湘，障碍除去，内心大定，对她来势，毫无顾虑，斜身伸手，以擒拿法，两指挟其脉门，右手伸

指点昏穴，向怀中一带，挟着娇身，心满意足的狂笑，展开身形，以神行无影之法，隐身穿林而出。

诸葛芸醒来一望，身在室内，房中巨烛如昼，共有四枝火烛明亮亮地在四周烧着，卧床长大，四面无遮，本可

容纳七八人的床铺，这时已有数人，在那里追欢寻乐，春色无边。

床上横卧三女，赤身露体，年纪有二十馀，粉臀雪股逗人遐思，那白羊似的身体、还有点轻微抖颤。阴穴及腿

跨问，淫液到处流满，她们疲乏的松散仰卧，艳的面上春情荡样，充满幸福快乐的笑容，闭目休息。

而床沿上，有一个赤条条，全身肌肉结实，身材健伟的男人：正压着一个裸体的女子身上，做那风流事儿，它

的两只巨大毛掌在肥臀腿腰和玉乳上，不住揉差摸弄，更用嘴在她的粉脸娇客上，乱嗅乱吻着，不时运用着健腰挺

动抽插，行动自如，任情任性驰聘着。

身下的女子发出阵阵呻吟，舒适快活婉转娇呻不已，四肢紧紧夹着健身，死命的抬挺摇摆着玉体，极力承迎。

急紧有力的攻势，只听她淫哼浪叫：「爷！你舒服吗？啊！我不行了…，你的……」

「乖乖！还早呢！喜…她们几个浪货，都痛快了，。我还没有过足瘾，快将功夫拿出来：也让我舒服。」

诸葛芸见之，又羞又怒，恨不得一刀杀死他，但因身体精光，手脚被分开吊着，脱身都难，心有馀而力不足，

紧闭双目，不愿见其淫浪之状。

眼不见但耳闻其声，那淫哼浪态，阵阵袭进心田，回想婚後生活，每次寻欢都满觉乐，但好像末能解决性，刚

到乐趣之时，他已满足射精。而少女尝到其味，已经足够快乐，便况不了解其中之情。

今日听着其欢乐之情，才如欢乐之中，还有极乐，想不听已不可能，更增加恨意，夫死未知今後怎样过活，眼

似张似闭。飘望动人之态，终於事了，他稍息即起，「海」！全身都是劲，阳具粗壮长大，赤头玉茎抖颤，约七八

寸长，粗如酒杯，比其长若一倍，那粗旷雄伟气息与姿态，令人迷惑，满带着自得笑容，慢慢行近，阳具与腿跨之

淫液，也不擦去，感觉情形有点不对，自己命运已经凄惨无比，夫死失贞，怨根末报，只有听天由命。

罗锋早知她醒来，现在垂首闭目，假装昏迷而已，刚才寻乐是给她看，使其知性能旺盛，技巧高明，引其欲念，

达到自愿的目的。

近前手托其部，对其凝视，虽没有少妇成热之味，但另种风情，也很动人，何况早已欣赏。

乌头黑发披肩，白中透红的娇容，鼻隆小巧的嘴，紧闭大眼带有怨恨之色，全身肌肉白洁光亮，透出阵阵幽香，

玉体娇媚软若无骨，丰满结实，玉乳高挺，腰细腹隆，稀黑的阴毛，盖着迷人的洞，露出阴唇，红黑白相互交辉，

玉腿修长，骨肉均称，无处不美，见之消魂，抚之柔软，滑溜异常，爱不忍释，真是人间的尤物。

罗锋爱之，见之魂飞魄散，欲火猛涨，双手环抱，猛吻不停。

诸葛芸为其骚扰，张目怒视，猛扭身体，怒骂不停：「恶魔！淫魔！不得好死，有一日定得惨报，我恨你得要

命，快放了我，不然我要叫。」

罗锋闻之，狂笑不止，一手抱着细腰，将阳具抵着阴穴口，另只手握揉玉乳，望其羞怒之容，言道：「宝宝，

不问你对我如何，我爱定了你，叫也无人来救，天下任何人都没有这巨阳，使妇女能满足，你尝到其乐，那时恐怕

你舍不得离去呢，快听我的话，不要想那死鬼，我们过着甜蜜生活……」

言到一半：警铃忽响，因其生平杀人如麻：不问黑白两道，只要犯其手，决不容许活命，当时少林、武当、华

山，衡山五派掌门，连合阵线决定除去他，本因无法追寻其踪，因其挟持诸葛芸，奔驰目标过大，为衡山门人发觉，

一面通知其师，一面追踪，才知隐居南岳。

各派得知消息，联合各派精英，跟踪而来，将其居处，四面包围，才由少林监跟大师，公开叫阵。

该处为休息处。平时行道江湖，孤身单形，从来没有合作人，此地只有四女，及仆人两人，因其天性与众不同，

决不采花，要对方自愿，两女性和他接触後，都死心爱他，而向诸葛芸还是十年来第一次。

传警之後，诸女连忙穿带，他先穿好，点其软麻穴，将其穿好，背其身上，收拾细软，围在腰上，对她等说道

：「强敌来临，大家奋力冲出，各自东西，有缘再见。」

诸人知道，只要稍抵抗，分散敌方，凭其功力，才可冲出逃命，来人对诸人并无深恨，决无生命之险，大家奔

出暗道，四面拒敌，闷声不语，死命攻敌，他乘机以黑暗之处，徒个冲出包围，落荒而去。

等领头的人，知道他向西南奔去，才急传令向西南方围攻，勿给他逃去，各门派人等，向西方追去。

罗锋武力高强，轻身功夫超人一等，加上地势熟悉，终於追踪之人，失去目标逃至十万大山中老家。

十馀日昼伏夜行，再经千辛万苦，一路上对诸葛芸爱惜倍至，饮食卧眠照顾周到，但荒山丛林中逃跃之间，披

径历险，两人衣服破了，时在惊魂中，直至十万大山旁才嘘了口气。

诸葛芸每想逃走，而无机会，他监视严密，行背坐卧，为其点住穴道，软绵无力，任某轻薄，连大小便也要亲

自照应，忍者极端悲恨，但见不眠不休，奔逃隐藏，对其锺爱之情，也曾感动，在恨爱心情下，闷声不响，为其背

着逃亡，假若不是有她，他也用不着如此，可凭其武力机智，反身一战，未知鹿死谁手，可见其爱之深切。为她冒

着辛苦凶险，吃尽辛劳。

行至山中深处，在一个夹谷口停下，解其穴道，扶着她并立，望着春山绿水，直立的瀑布，蓝天深蓝，绿水碧

绿，苍苍山头，倒挂的流水，冲激山下，下有个水池，清凉见底，地上短小绿油油的青草，衬托幽谷。清雅宜人，

使历尽辛劳的人，心身皆爽，俗念俱消。

诸葛芸虽解穴：多日点穴，一时未能恢复，酸软无力，靠在其怀，罗锋离此十馀年，今返旧地，觉得令人回忆

无穷，稍息挟其走到水边，解除二人内外衣裤，抱着娇身，沉入水中，洗尽污物。

然後二人赤卧柔草上，望着傍晚的景色，细享山灵之色「已舒身体上辛劳，各自沉思幻想。

罗锋□劳尽按，翻身抱裸身，尽情拥吻，抚其光滑似玉的玉体，阳具抵在桃源洞口，磨弄阴核。

诸葛芸知道抗拒无力，假若早先还其自由，虽无力拒绝，但也可自尽，半月被其热情所感，每日在其有力的怀

抱中，感觉其粗野旷气爱抚下，没沉另种神秘之境，引发先天淫欲之念，若拒不舍，不拒又无以为情，心情极端矛

盾荒乱无主，现为其熟抚温柔动作，奇思剧起。

脸似桃花，媚眼水汪汪，周身似火，血液翻腾，心房急跳，酥麻酸痒，不停的抖颤，酸软无力的呻吟。

罗锋渐觉其情动，更加温柔体贴，轻吻娇客，细握揉摸丰满玉峰，小心履磨阴核，一点点迳往里送。

她这时春上眉稍，欲火高升，淫液狂流，顾不得血仇恨意，娇羞扭动，似迎似拒，婉转矫呻不已。

他的阳具为温热的阴穴，传来阵阵热流及身香，薰得飘飘然，猛力挺动，巨阳往穴中送进。

「啊！」痛得她咬牙裂齿，轻微的抗拒。

他稍停将阳具大力的顶进，直抵花心，还有二寸馀枉外，拥抱娇身，轻声的安慰她，细语道：「我爱，好妹妹，

痛是一下，等一下抉乐就来，忍一忍，我永远爱你，我牺牲名誉及一切，要获得你的爱。」

诸葛芸痛泪流出。赞心痛娇身直抖，神情迷乱，被其甜言密语，热烈声音，温柔的情意，安抚及慰藉痛与惊恐

的情绪，反手抱着他雄壮腰背，抖喘着娇呼：「哥，轻点，我太痛了，我……我从来没有经遇巨物，你是爱我的，

要多多爱措，不要使我受不了。」

「妹妹，我亲爱的芸妹，你放心吧，我虽外表粗鲁，对旁人凶狠，对你是爱极了。决不会使你受丝毫委屈，但

第一次是免不了的，等下让你尝过人间极乐，今後我以你的欢乐为欢乐。」

「锋哥，我不是淫贱，不顾夫仇，实为你深情热爱所感，望你能多礼贴，我现属於你、只要示不负我就好。」

「芸妹，只要你信任我，我决听於你，对你不光是欲，而是爱阿！」

甜言密语，恩爱畏依，细述衷情，痛苦已渐消失。

酥麻遍体，奇痒赞心，心火如焚，实耐不住，轻摇慢摆，微挺阴穴，双腿环顾其腰。

见其眉舒微笑，身体抖动，而阳具插在阴穴中，又舒服，又痛快，但闷热难受轻抽慢送。

四周寂静无人，柔软草场，两入露天席地，追欢寻乐，慢轻援为快急，毫无顾虑。任情任性，咨意寻欢。

她为粗壮有力阳具，插得舒畅异常，玉乳揉得酸酥遍体，淫欲大起。尽力摇摆细腰，摆动丰臀，阴户抬、夹、

转、旋舞动不停，承迎转合，尽其所能。

罗锋在娇媚浪态之下，温柔抚、摸，以其长大的阳具，在其穴中挺动，极尽性的技能，使其享受快乐。

诸葛芸虽非初次欢乐：但在其怜爱下，享尽其中乐趣，快乐的畅流多次，欢乐得似疯似狂，灵魂飘散，低声呻

吟。

「锋哥，我爱，我今日才尝到，真正的快乐，快用劲啊，我乐得如登仙，你快乐吗！唉！我恨你为什麽第一次

见面，你不强迫我，使我得其欢，而使那死鬼，空占一年的便宜，嗯！嗯！乐啊！这是天堂！你的本领真好，我我

流……哼！快用劲捣，你不要顾虑，怜借我，我实需要大力捣，嗯，我是又淫又骚的荡妇，哥哥捣死我好了，我恨

你、爱你，你…你…」

一个极力承欢，一个怜爱有加，男情女爱，通力合作，达到爱顶点，欲的奥境，真正了解欢乐之情。

她虽尽力奉承，但初次得其味，淫精流得不少，力出尽了，欢乐之中昏迷过去，娇嘘喘喘，不动。

他虽历尽苍桑，像她这样淫浪，还是初见，其美容娇身，承奉功夫，使得其享，伏在柔软玉体上，静视媚态，

细想刚才滋味，舒适快乐。

见其乐昏了，觉得这朵有剌的花朵，今後永为其怀中人，细心抚摸娇嫩肌肉，阳具插底花心，揉转磨动。

半刻醒转，张视其面，抱其首吻遍脸上，喜吟吟依畏着，享受巨阳给予，奇异功夫，并领略其情趣。

渐渐欲念又起，抱着健背，环挟其腰，玉臀随其转动，娇媚异常，香舌抵其面，媚目挑情。

他这时得知其心悦诚服，拿出全身本领，以其大半阳具在阴穴中，游挺、捣、插，时而疾风扫落叶，时而悬悬

洞口展磨，满足地，引诱她，软畅难过遍尝各种滋味，引其疯狂形害，使其沉浸欢乐中。

她为其温柔体贴慰藉，或迅速快捷，凌厉无比，猛力抽插，玩得酥麻奇攘，畅快疯狂；骨软精疲，神魂飘荡，

淫浪不绝，淫液也流个不停，逗发了天赋骚媚姿态，疯旺寻乐，娇声浪叫，天地变色。

罗锋宿愿得偿，享尽甜密温情，终於娇媚狠态之下，舒适的射精，点点封花心，快乐的流出。

两入心满意足，解决欲火，得到欢乐，还爱的拥抱，休闲沉浸幸福乐境中，静静的回忆，及追寻未来。

半夜凉气浸入，才使烈火中有知觉，互相凝视，狂吻亲热，细细温存：懒洋洋起来，摆动走至树下，抱依树上，

低低情语。

他细赏她娇艳欲滴之绛唇，那充满青春之火，娇小而秀的玉体，多方接触，饱尝艳色，爱抚不已。

她对方面大耳细视，播淫摸健壮体格，畏依其怀，陶醉粗壮气息中，为粗长阳具迷乱，喜爱其粗野温情。

温情热爱，欲望火花渐由心房涨大，贪欢的人儿未知其它，只知享乐满足意念罗锋抱握细腰，使其阴穴，对准

直立的阳具，慢慢伸进，然後含其玉乳吸允，并抚摸丰满的玉臀。

两人再度作乐，开闭自如，时匝锁，时吞吐，扭腰摆臀，极尽配合，不知天时早晚，露天席地，各姿各态，任

情任性，恩爱缠绵，翻滚草地上，缠绵紧贴，尽心尽力，享天赋之乐。

爱愈浓，情更重，真心热爱永不分离，男的全身是劲，女的骚媚入骨，允、舔、吞、吐、抚、摸、捏、差、揉，

拥抱於怀，甜似蜜，挺阳坐阴，花样翻新，淫液如高山流水，润滑异常，遍体香汗林林，哼叫娇呻，坚硬的阳具直

捣得她骨酥筋疲，阴穴香肉，又红又重，直弄到天亮，才昏昏睡去。

日到中来，幽幽醒来，他感心身皆舒，而她第一次这样出力，骨筋酸痛，两人站起，走至水边洗尽泥秽之物，

稍进饮食，转进丛林中，将他从前在树居住之所，打扫清洁收拾一番，为两人生活久居之计。

恩爱缠绵半月馀，怨恨早忘，变为欢喜冤家，终日寻乐，诸葛芸虽感欢乐，但对其过人的天赋，实在吃不消，

深山之中未能寻人代替，只得咬牙忍受疲劳之苦，每日曲意承欢。

有一日午睡，罗锋先醒，望着怀里娇娃，觉其无处不美，柔软的玉体，像只绵羊，畏依静伏，寻欢时那股骚劲，

热烈如火之情，橡蛇样缠绵不休，面带欢畅的笑容，安静卧着，不忍惊醒她，轻轻起来，去山泉洗个澡。

行出林木之地，耳闻泉水处有阵轻微歌声传来，声音美妙悦耳，如是妇女，但深山中那个会来，定是武林中之

入，轻身纵跃潭旁石後备看，原来是个妙龄少女，赤裸裸戏水。

看得神夺魂荡，肌肤白嫩，王乳高挺，面似娇客，嘴里哼着山歌，尤其腿跨间，乌黑阴毛一片，恐怕还是原封

贷呢？

他一声狂笑跳至潭边，双目看视，水中女子，被笑惊顾，见一赤裸健壮男子，站在潭边望其大笑，尤其下身，

那赤头粗长一根阳具，随其笑声颤头动脑，羞得面红耳赤，心胆皆惊，双手抱胸，盖住王乳，惊叫一声，闭目蹲在

水中，躲避无门，芳心无主，嘴里大声啤着：「恶魔，快走开，否则本仙子与你拼了。」

罗锋见其狼狈的样子，非常得意，正要下水拉取这个美人鱼，忽听身後有叫的声音：「锋哥，不可，这是我师

姐呢。」

罗锋见其狼狈的样子，非常得意，正要下水拉取这个美人鱼，忽听身後有叫的声音：「锋哥，不可，这是我师

姐呢。」

他只得止步，水中人听声音很熟，张眼望去，又是一个赤裸女人，而是芸师妹，感到很惊奇，师妹同这野男人，

怎历连衣服都不穿，而且称呼亲热，那新婚未久的娄南相那里去了，又羞又急。

诸葛芸连忙借机，对罗锋耳旁轻说几旬，他无言转身而去，她等人影不见，才下水到她身旁，说道：「师妹，

你怎麽到这里来，而无顾虑的洗澡。」

白雪仙子张肩望看师妹，含羞道：「我是奉命同大师姐来采药，分手後药先采完，行到这里，我儿水清四周无

人迹，才大胆洗澡：虽知遇上这事，怎麽你们连衣服都不穿，而到这里来，妹夫那里去了，这人是谁呢：」

「师姐快起来，等下我再和你说。」

两人出水，赶忙穿衣，两地还是赤裸，一回回屋将药草放好，收拾晚饭，罗锋没有露面，姐妹两吃罢，同回卧

室，同榻而睡。

诸葛芸不言过去之事，只谈其锋回人品，武功及床上功夫，闺房乐趣，嘴说手动按抚挑逗其身，并解去障碍衣

物，赤裸拥抱。

白雪比她大约十岁，很少接触异性，男友之情更加茫然，虽末出家，但已丫角终老，今儿异性赤裸露其眼前，

再为师妹得言其中乐趣，并手脚示范，感他威武雄壮，实是可喜人特，内心「碰」「碰」的跳动，也只有羡慕而已，

闭目静卧着不动。

诸葛芸知道她春心动了，已被挑起情欲，只要再加引诱，即可上钩，让锋哥满足，见闭目不动，反手招一招。

罗锋白日得其授计，故意避开，早在门外借灯光，注视房中动作，见其招手，轻手轻脚进房，走到床边轻声的

问道：「芸妹，她睡了吗，我要你啊！」

「嗯，睡是睡了，但你轻点，用隔山取火式，不要惊醒她只能稍慰你一下，明日她离去再痛快的玩吧！」

他也侧卧床上，紧贴其背，伸手握其乳房，她两乳房紧抵，阴穴密合，他手握两个玉球，其阳具由後面伸到两

穴之间，三人等於合在一起。

白雪本想装睡，让他行房好知乐，谁知其粗大的手握玉乳摸弄，酥酥麻麻，阳具抵着阴唇磨擦。阵阵热流传遍

全身，有种说不出的舒适快感，但又有阵酥麻三味，心跳血热，奇痒遍布，自然抖颤，想拒不舍，若拒不能。

罗锋见其不拒，放心大胆，咨意按抚，阿那赤体，雪白嫩肌，圆而润滑之肤，坚挺的乳蜂，高耸的香臀巡孔，

巨阳挺插磨展，那真逗人遐思，芳草丛之间，增其情欲之念。

一股欲浪，猛地潮勇而起。

诸葛芸见她已不安的扭动，轻微的呻吟，知道是时候了，轻身的一转，让出地方给他好行动。

他连忙靠过去，紧紧的抱着，嘴盖其唇，将她压在身下，移动赤体，使其卧正，阳具急速转动，磨其阴核，不

给她喘气之地。

她这时已神魂迷乱，好奇与欲火，放弃一切反抗之力，任其而为。

罗锋意想不到艳福自来，微用劲力，阳具冲关而入，虽未能全根而进，已进温暖夹小的阴穴之内。

「啊！痛死我了。」

他细声慰贴丁轻吻雪白之面，手揉坚挺的王乳，并停止不动，才道：「好妹妹，忍一忍，痛是女人必经第一关，

等下就会好的，那时只有快乐而无痛苦。」

诸葛芸也贴耳细慰，并讲先苦後乐之味，欢乐之道，应样的应付攻势，及各式各种的姿态。

此刻痛已消失，欲火重烧，自动的在下摇摆挺动，阳具自然挺抵，深入玉户之中抽插的阳具，忽紧忽松，激起

了一阵麻痒之感。

罗锋的一双迷媚眼睛，闻着由她蒸发出来的幽香气息，及一股一阵热热的液体，热得龟头非常好受。

终於她领略其中乐趣，欢畅的呻吟，满足微笑，软倒在床。

这时他对两朵娇花，轮流玩，反覆继续的淫乐着，历经一夜，缠绵热烈的旷野荒淫，贪欢作乐，三人全都获得

高度的满足，紧拥在一起，带着甜密的笑容，在鸡鸣时，睡入梦乡中。

（二）

快乐幸福的日子，为宁静山林，带来青春神秘的喜气。成为另一种天地，山谷中变为世外桃源。

每日只知寻欢，而不知山外何情，两位纯洁天真的妇女，被他引诱成荡妇浪货，整日为淫欲着想，并凭师门对

药性详知其理，通山寻找淫草媚药，增其淫媚之功，将许多获取贞女爱荡妇之药，供给他己身实验，为前将来他想

玩任何女性，不发生有所困难计其心欢，极尽奉承。

数月下来已近中秋，罗锋为寻药横跨百里外，在山头观望，忽闻娇叱和碰石之声，感觉甚奇，深山之中何来人

声，及打斗之声，纵身发声处，转过山头，在一个深谷中，见一团白影与稀见的桃花蛟恶斗，不生的土堆上，有个

黑影倒卧在地，再细细的看门场，白影渐渐慢下来，原来受毒，而靠功力深厚支持，狠命的攻击恶蛟七寸之处，他

看清白影是个女子，内心一动，急展身形，跃到恶斗之地，正在这时候，那女子已筋疲力尽，让恶蛟横扫之式，猛

纵三丈馀，终於卧倒，罗锋急提内劲，功行双臂，猛推双掌，以全身功力，吐阴阳之功，对蛟首击去，「碰」的一

声，将且蛟震退数丈，然後以独门暗器阴电喷火筒，用出三粒阴磷弹，射向其七寸之地，数响，暴裂然烧，使其受

致命之伤，血肉四裂，首颈之处有盆大一个血洞，血如泉流，蛟虽近死亡，但其性长，盲目翻动，满谷山石树林，

为其巨尾，扫打满天飞舞，声势惊人，他连忙倒纵白衣女手卧将其挟着离开，使白衣女子到安全之处。

白衣女子倒在地，在危险中为他人所救，其双掌之力能震飞巨蛟，其武功高超，不侍而言，定是前辈异人，谁

知是三旬壮汉，令其惊异不止，本来凭其武功，也可消灭巨蛟，但两人入谷未想到，其间藏有恶物，等到近前为其

吐毒气伤人，黑衣少女当时倒地，她因功深，刚吸进毒气，即呼吸的内功迫住，伴手封住黑衣女子要穴，并抽出宝

剑，引诱物离开原地，终因震荡过巨，消耗体力，不支卧倒。

被救後以内功迫住毒气，侵入心房，等细视救他人，觉其面生，粗旷健壮的体格，五官端正而未何许人也。

罗锋先前救人。直觉甚美，不知两女子何人，现在细细的观察，挺直卧在地之人，黑衣女人皮肤微黑，但盖不

住美丽之色，身体娇艳多姿，实在是美人胎子。使人感黑里美，另种风味。

白衣女子现盘坐在地，她秀发披垂素肩，姿色动人，有如柳杨醉舞东风，玉貌花容，艳色照人，眉淡拂春山，

双目凝聚秋水，朱唇最一粒樱桃，皓齿排两行碎玉，零龙嘴角，含着欢欣欣笑，一双明眸中，却是水光流转，实人

间尤物，好像比黑衣女子还年青。

其质该黑衣女子今年廿九，比她年青，她已卅四五，而内功精深，她是师侄两人，白衣女子是圣女峰，现在主

持散花圣女云衣女子是其师姐梅花圣女高足，现为掌门弟子，云台仙子，因师姐妹采药十万大山，她回山覆命，而

师妹入出末归，才连襟而来探听其下落，遭受无妄之灾。

罗锋先直觉女子该救，决末想到两女子，这样美丽动人，现在知道这女子功力过人，面色庄严，耍想下手，恐

怕不能，借她两桃花蛟气所伤，只要拔其毒，而桃花媚气不医治，还怕这天鹅肉，不自动投怀送抱，大享其乐，於

是先给她等喂两粒解毒之药。

他再运功将其毒气追出，然後点其黑甜穴，挟其两入，离开山谷，转道隔山山洞中，解其穴道，静静等醒後反

应。

桃花圣女醒转後，先望他一眼，然後望师侄，见其醒转，还不能动，如其功深受毒比较重，转首先对他说几句

感谢之语，再闭目行功，驱出疲乏之态，她不行功还好，这运行内功使暗伏淫媚之气，随其运气转，深入血液之中，

使苦修数十年玉女前功，清白儿女之身，变为淫荡之女。

渐渐身体变化，血液翻腾，周身发热，玉乳发涨，感到各处有似麻似痒的味儿，直痒得心裹麻麻的好难受啊，

脸上现一阵娇红的羞态鲜艳照人，春情荡样溢满双眼，春情然起，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

罗锋知是时候了，轻走近其旁，温柔关心安慰她，轻声道：「女侠，怎样了，有时麽地方不舒服吗？」

「嗯……唔……唔……」娇羞不安的哼道。

他故意伸手探其额，并坐其身旁，好像替诊视有没有病状。圣女本已春情难禁，急需异性爱抚，但在生人面前

不好表露，以其内功压住，现为其手加额。男人气息吸入，心摇神动，由其手上传过一阵热流，逼传全身，引发淫

液之念。

提防即毁，滔天欲潮立时奔腾泛滥，一泻千里，不可阻止，软绵要倒罗锋伸手扶其腰，抱之在怀，为其解衣宽

带，片刻裸露，真是个妙人儿，无处不迷人心智，看得心动，呆视不已。

她已一丝不挂，赤裸畏依，酥胸如脂，王乳高挺，那峰顶上的两粒紫葡萄下那圆圆的小肮之下，两山之间，一

片令人回肠荡气的丛丛芳草，盖着迷人灵魂神妙之境，全部活色生香地呈现地在他的眼前，娇媚望他荡笑不已，丰

满润滑玉体，扭糖似的摄动，紧紧的贴着。

这时他已周身血液沸腾，热流潮水般的清白下体，他那一根玉茎便「突」一下像旗杆似的直翅了起来。

散花圣母，并是年龄太小，而是在江湖上，树立善良的好威望，少年行道，人称散花仙子，接掌门户後，一般

江湖人事，恭称圣母，以三十馀年内功，而无法压制并驱逐蛟毒，可见毒性利害，急得发痒与异性慰藉。

现在脑中，只有欲念，原存道德、尊严、羞耻，荡然无存，见粗壮长大的阳具，急伸玉手紧握，上下玩弄。

罗锋急环抱着她，如雨点般吻其娇客，两唇相合，热烈的吻、吸、允、含，四肢还抱紧紧的。

这一代尤物，久蕴骚媚的浪态，淫荡之性，满腔热情，忽被引发不可收拾，那股娇艳媚劲，今天是碰着罗锋，

也是幸运，否则事後不知怎样处理，因普通人无法满足，只有像他这样人，才能使其屈服。

他生活一向豪放粗旷，在她身上，猛烈的吻，大力的揉、摸、握，使其酥嘛之中，有种舒畅之感。

迷茫的想异性给于欢乐，由少女至中年，从未想到这样快乐，今生可享，忽然得到，那不欢喜如狂，兴奋的奉

献整个热情。

罗锋觉是时候，将大龟头抵住穴口，轻轻的展磨，嘴含王乳，吸着。

她被阳具抵得，一股深流慰心，口吸乳房，身上有舒舒畅快之感，但奇痒赞心。不觉轻抖，呻吟哼哼。

他借淫液润滑之力，阳具破关往裹伸入，壁道渐裂，至处女膜，稍用力，冲破了，直至花心，血液淫精顺流而

出。

她忍着彻骨连心之痛，盘骨彭涨之酸，终於完成初步工作，而享其中的乐趣。

可见任何女人天生需要异性慰藉，这是天地间阴阳不变之理，其创始祖创门立派，本以采补为主，传至曾师祖，

无意得玄女经，研究数十年，才放弃采补之功，以玄阴为其心法，但历代掌门，对采补之印知而未用，散花进入师

门，深得心法，苦修与天赋为历代最杰出之才，功力深厚，她本天生媚骨。因对异性少接触，而幼为明师薰陶，功

力精进，使之古井无波，今为桃花蛟淫毒，引发如火般的热情潜伏欲火，那不尽其所知内媚之术，全部发挥。

罗锋见过女子不少，同她这样，娇媚艳丽之人，还是首见，其情如火，骚浪现形，与奋提起欲火，大刀阔斧，

如狂风暴雨，使劲抽插。

两人如猛虎博斗，战得天翻地覆，天地变色，她这时玉乳被揉得要破，搞得魂失魄散，俱酸、甜、麻、痛於身，

媚眼横飘，娇声淫叫，呼吸急喘，以一双抖颠的豪乳，磨着健胸，腰儿急摆，阴户猛抬，双腿开合，夹放不已，高

大肥嫩，丰满的玉臀，急摆急舞，如旋旋转，每配合其猛烈攻势，无不恰到好处。

他眼视娇容骚浪之状，嘴吻其诱惑的红唇，只手紧搂她，吸腹挺动，粗壮长大的阳具，用劲的插其迷人之洞，

发泄情欲，享受娇媚淫浪之劲，偿视艳丽照人之姿，无尽无休，纵情驰乐。

这时两人已到高潮，乐得有点疯狂，如昏如醉，那汗水、淫液，喘气都不顾狠命的大干。终至欢乐之顶，二五

精液互合，畅快的休息着，闭目沉思。

罗锋想刚才，她那骚浪淫媚，如火如荼的动作，内媚之劲，阳具夹吻得舒畅，其娇艳见之眼花了乱，玩得心胸

皆酥，痛快灵魂出，陶醉的昏沉沉，那股味儿，可说初尝到。

散花圣母，已二五精合，淫媚之气已解，觉得身形飘荡，神游太虚，再想到欢乐之境，又羞又喜，这可爱的人

儿，给于毕生难忘美梦，舒适痛快，自己怎麽那处骚荡，赤体纵送，毫无顾虑。

他那粗大的手，抚摸舒适，粗大的阳具，肉得痛快，迷人眼神，照射入心胸，心神荡动不已，那当儿真好，不

觉四肢夹紧他，轻声的道：「冤家……我……三十年的操守，为你一日损之无馀，唉！真是冤债也！」

「好姐姐，说真心话，你实在太美，我忍不住，何况所中之淫毒，非阴阳交合不能解。我只好如此。」

「嗯！你说得好听，谁不知你是杀人王，数月前逃亡不知所踪，现又为一淫魔，我这一生送在你手里。」

「亲亲，虽然我不应该，在你无抵抗下，加以诱淫，但是刚才你那股浪劲，恨不得一口将我吃了。」

「啊！没良心的，我献了整个心身，还说我淫荡。」

「好吧，那授就离丢，让你清高自守。」

「你敢！」

「唉一你真难侍候，玩又说我压迫，离又不好。」

「哼！现在我已失身给你，那你就要听我的。」

她抱得紧紧的，似怕他跑了，并送上香舌。他知其娇情，故意吊其味口，以衣服擦去汗水，温柔的吻，含允着

细嫩的舌头拥抱温存着。

「姐姐！你像盆火，差点将我容化，那股骚媚之状，使我陶醉。」

「嗯！你的狠劲，加上粗壮的东西，也搞得我魂飞魄散，使我迷茫，快乐得如登仙境，锋，我爱，你真是我的

心肝，望你今後不要抛弃我，我们永久在一起，享受人间极乐。」

她手抚摸其面，注视着他，一对修长舒展得像两支长剑，一张大小适度的嘴，展露出一丝密样的微笑，两须和

额角，皆着一些汗水，粗壮的臂，紧搂着，纠缠着，其粗壮的阳具硬挺着，还插在穴里。

他壮实健美的身体压住他，那男性所特有的，突起的胸肌，随着均称的吸吸，一起一伏，显得那麽壮而有力。

她情不自尽的，抱着其首，一阵狂吻，一股男性气息诱惑，使之心里一阵神荡心摇，飘射着一股醉人的光彩，

又似乎沉醉在美妙的音乐里，一个心儿，狂跳飘荡，飘、飘、飘。

罗锋为其艳姿，惑人目光，丰满白嫩娇柔的玉体迷醉，像得到鼓厉似的，更抖擞精神，再度寻欢，猛抽猛干，

阳具的内茎，在穴中猛用劲的，提起出头，大刀阔斧的干，才数下，她已被干得欲仙欲死，阴精直冒，穴心乱跳，

阴户阵阵抖颤，口内不住的浪哼道：「好乖乖……，大家火的心肝……你肉死我了……好亲亲…………咬呀……呀

……锋弟弟…，不能再动了……哎呀呀……不能再肉了……。」

「我没有命啦……呀……哎…………你真要肉死我……骚穴……嗯…」

散花圣母这时已被肉昏了头，猛勇的大力抽插，使其又连续的插了数次，全身酸软无力，这也难怪，三十馀年

都末近男人，今目初经，而阳具粗壮有力，如此狠干，怎不令她吃不消呢。

她娇媚的浪哼着，激起他像疯子一样，更像野马，在平原上尽力驰聘着，他紧搂着她的娇身，也不管她的死活

下用足气力，一下下狠干下去，急插猛抽，大龟头像雨点般碰在她的花心上，浪水阴精被带着「滋、滋」的发响，

由阴户里一阵阵的向外流，屁股大腿都湿了一片。

直肉得她死去活来，不住的寒颤，抖颤着，嘴吧张着直喘气，连「哎呀」之声都哼不出来，他才轻抽慢插。

散花此时才得喘气的机会，望着他媚笑，并擦其汗水，温情的吻着他，玉手爱抚健壮背肌道：「锋！你怎麽这

样厉害，我差点给你捣散了。」

「姐姐，你说我什麽厉害？」

「小表，不准乱讲，羞死人！」

「好姐姐说不说？」

罗锋猛的抽插数次，紧顶她的阴核，不住揉擦磨旋，直揉得阴核与嫩肉，酥酥的，心里发颤，连忙大至叫道：

「我说！我说！」

「好快说！」

「你的大鸡巴真厉害，差点给你捣散了。」

他故意使坏，要征服她，还顶着揉旋不止，干得更粗野。

「小穴被情哥哥的大鸡巴捣散了。」

羞得她粉脸通红，但又经不起他那轻狂，终於说了，只乐得他哈哈大笑，他轻轻打了他一下笑说道：「冤家，

真坏。」

他心满意足的，征服了这理绝一代尤物，继绩抽插。

他经过多次冲刺，紧小的处女穴，已能适应，并且内功深厚，可以承受粗壮的阳具，於是转动着臀部上下左右

迎合着他直冲，并乖乖、亲亲、丈夫、大家火、大鸡巴的浪哼，曲意奉承。

他抽得急！

她转得快！

罗锋感觉其穴内，紧急的收缩，内热如火，龟头一阵热，知她又泄了，自己有点累，紧紧互抱，阴内喇叭口，

如张合含允着龟头，一阵酥麻，寒颤连连，二人都舒畅的泄了，躺着喘气，二度春风後，谁也不愿再动了。

暴风雨过去了。

洞里又恢复静寂。

只听到急促呼吸的声音。

片时的休息，紧抱着的人儿，又在动下她醒了。张着一双媚眼，看着紧压着的他，方面大耳，威武雄俊，剑眉

舒展，两眼紧闭，挺直重大的鼻子，下端放着一只不大不小的嘴，唇角微向上翘，挂着甜甜迷人的笑意，加之劲大

力足，粗壮长大的阳具肉得舒适，使女人若仙若死的内功，这样子真不知迷死了多少荡妇淫娇，她真爱他如命一般。

罗锋想刚才，她那骚浪淫媚，如火如荼的动作，内媚之劲，阳具夹吻得舒畅，其娇艳见之眼花了乱，玩得心胸

皆酥，痛快灵魂出，陶醉的昏沉沉，那股味儿，可说初尝到。

散花圣母，已二五精合，淫媚之气已解，觉得身形飘荡，神游太虚，再想到欢乐之境，又羞又喜，这可爱的人

儿，给于毕生难忘美梦，舒适痛快，自己怎麽那处骚荡，赤体纵送，毫无顾虑。

他那粗大的手，抚摸舒适，粗大的阳具，肉得痛快，迷人眼神，照射入心胸，心神荡动不已，那当儿真好，不

觉四肢夹紧他，轻声的道：「冤家……我……三十年的操守，为你一日损之无馀，唉！真是冤债也！」

「好姐姐，说真心话，你实在太美，我忍不住，何况所中之淫毒，非阴阳交合不能解。我只好如此。」

「嗯！你说得好听，谁不知你是杀人王，数月前逃亡不知所踪，现又为一淫魔，我这一生送在你手里。」

「亲亲，虽然我不应该，在你无抵抗下，加以诱淫，但是刚才你那股浪劲，恨不得一口将我吃了。」

「啊！没良心的，我献了整个心身，还说我淫荡。」

「好吧，那授就离丢，让你清高自守。」

「你敢！」

「唉一你真难侍候，玩又说我压迫，离又不好。」

「哼！现在我已失身给你，那你就要听我的。」

她抱得紧紧的，似怕他跑了，并送上香舌。他知其娇情，故意吊其味口，以衣服擦去汗水，温柔的吻，含允着

细嫩的舌头拥抱温存着。

「姐姐！你像盆火，差点将我容化，那股骚媚之状，使我陶醉。」

「嗯！你的狠劲，加上粗壮的东西，也搞得我魂飞魄散，使我迷茫，快乐得如登仙境，锋，我爱，你真是我的

心肝，望你今後不要抛弃我，我们永久在一起，享受人间极乐。」

她手抚摸其面，注视着他，一对修长舒展得像两支长剑，一张大小适度的嘴，展露出一丝密样的微笑，两须和

额角，皆着一些汗水，粗壮的臂，紧搂着，纠缠着，其粗壮的阳具硬挺着，还插在穴里。

他壮实健美的身体压住他，那男性所特有的，突起的胸肌，随着均称的吸吸，一起一伏，显得那麽壮而有力。

她情不自尽的，抱着其首，一阵狂吻，一股男性气息诱惑，使之心里一阵神荡心摇，飘射着一股醉人的光彩，

又似乎沉醉在美妙的音乐里，一个心儿，狂跳飘荡，飘、飘、飘。

罗锋为其艳姿，惑人目光，丰满白嫩娇柔的玉体迷醉，像得到鼓厉似的，更抖擞精神，再度寻欢，猛抽猛干，

阳具的内茎，在穴中猛用劲的，提起出头，大刀阔斧的干，才数下，她已被干得欲仙欲死，阴精直冒，穴心乱跳，

阴户阵阵抖颤，口内不住的浪哼道：「好乖乖……，大家火的心肝……你肉死我了……好亲亲…………咬呀……呀

……锋弟弟…，不能再动了……哎呀呀……不能再肉了……。」

「我没有命啦……呀……哎…………你真要肉死我……骚穴……嗯…」

散花圣母这时已被肉昏了头，猛勇的大力抽插，使其又连续的插了数次，全身酸软无力，这也难怪，三十馀年

都末近男人，今目初经，而阳具粗壮有力，如此狠干，怎不令她吃不消呢。

她娇媚的浪哼着，激起他像疯子一样，更像野马，在平原上尽力驰聘着，他紧搂着她的娇身，也不管她的死活

下用足气力，一下下狠干下去，急插猛抽，大龟头像雨点般碰在她的花心上，浪水阴精被带着「滋、滋」的发响，

由阴户里一阵阵的向外流，屁股大腿都湿了一片。

直肉得她死去活来，不住的寒颤，抖颤着，嘴吧张着直喘气，连「哎呀」之声都哼不出来，他才轻抽慢插。

散花此时才得喘气的机会，望着他媚笑，并擦其汗水，温情的吻着他，玉手爱抚健壮背肌道：「锋！你怎麽这

样厉害，我差点给你捣散了。」

「姐姐，你说我什麽厉害？」

「小表，不准乱讲，羞死人！」

「好姐姐说不说？」

罗锋猛的抽插数次，紧顶她的阴核，不住揉擦磨旋，直揉得阴核与嫩肉，酥酥的，心里发颤，连忙大至叫道：

「我说！我说！」

「好快说！」

「你的大鸡巴真厉害，差点给你捣散了。」

他故意使坏，要征服她，还顶着揉旋不止，干得更粗野。

「小穴被情哥哥的大鸡巴捣散了。」

羞得她粉脸通红，但又经不起他那轻狂，终於说了，只乐得他哈哈大笑，他轻轻打了他一下笑说道：「冤家，

真坏。」

他心满意足的，征服了这理绝一代尤物，继绩抽插。

他经过多次冲刺，紧小的处女穴，已能适应，并且内功深厚，可以承受粗壮的阳具，於是转动着臀部上下左右

迎合着他直冲，并乖乖、亲亲、丈夫、大家火、大鸡巴的浪哼，曲意奉承。

他抽得急！

她转得快！

罗锋感觉其穴内，紧急的收缩，内热如火，龟头一阵热，知她又泄了，自己有点累，紧紧互抱，阴内喇叭口，

如张合含允着龟头，一阵酥麻，寒颤连连，二人都舒畅的泄了，躺着喘气，二度春风後，谁也不愿再动了。

暴风雨过去了。

洞里又恢复静寂。

片时的休息，紧抱着的人儿，又在动下她醒了。张着一双媚眼，看着紧压着的他，方面大耳，威武雄俊，剑眉

舒展，两眼紧闭，挺直重大的鼻子，下端放着一只不大不小的嘴，唇角微向上翘，挂着甜甜迷人的笑意，加之劲大

力足，粗壮长大的阳具肉得舒适，使女人若仙若死的内功，这样子真不知迷死了多少荡妇淫娇，她真爱他如命一般。

想到自己原为烈女，现为荡妇，赤身和其裸抱着，不禁羞红着脸，轻吻了他一下，又得意的笑了，再想到刚才

和他舍死忘生的肉博，他以那美妙紧硬的大阳具，真捣心灵深处，把她领入从未到处的妙境，打开人生奥秘，又不

由心里乐陶陶，甜密密地直跳，手抚着他坚官的胸肌，爱不释手抚摸。

原来阳物挺直坚硬，还插住末出来，现被淫液及温暖的穴儿滋润着更加粗壮长大，把阴户内塞得满满的，大龟

头顶紧子宫口，既刺激又快感，一股酸麻的味道，气呼喘喘的道：「心肝，你这宝宝使我又爱又怕，险险我又出了。」

说罢嘴舔舌的，好像其味无穷。

罗锋沉思中，静睁享受安宁中的乐趣，为其淫浪之声所扰，张目凝砚，娇媚丽容，手摸高隆玉乳，散花乳峰被

揉着，酥痒到心里，摆首挺胸，轻扭细腰，丰肥的玉臀轻慢摆动，不时的前後上下磨擦，专找穴内痒处摩擦迎合。

他也把腰提起，挺动抽插，阳具配合着她的磨动迎合，只乐得她，喜喜的浪叫「呵！心肝……乖乖……大鸡巴

……亲丈夫！」

他低头看她的阴户含着大阳具进出抽插。阴唇收缩，红肉吞吐翻飞，猛挺急抽，运动自如，既香甜，又滑溜，

有时尽谤插尽，有时磨穴口，子宫口又紧夹着龟头酥快，痒到心底，也乐得直叫「亲亲……你的功夫真好……啊呀

……，好姐姐……美死我了，加速的旋……唔…唔……。好小穴…你这个又骚…又淫的浪穴………使我舒服…嗯…

用劲的夹啊！」

两人叫在一起，浪做一团，因得更加痛快淋离，伊伊唔呀呀的，淫声百出，浪态万千，那大龟头插进抽出，带

着骚水淫精，越肉越多，流得满腹满腿，屁股地上都是，其滑如油抽插更加快速，舒畅抉乐，如疯如狂，勇猛大力

玩乐，挺抬旋转如飞，吞吐抽插不停。

她实在觉得不行了，浪得淫水成河，腰腿酸软，不动一动，全身如散的，「格格格」浪笑。

罗锋抱紧娇身，压得紧密，继猛抽狠插数下，阳具紧顶着阴核四周，子宫口和阴穴底处，在最嫩最敏感的软肉

上，轻轻揉转。

她闭着双眼，品尝者这刻骨难忘的美味，美得她赞口不绝，口哀浪哼着，头在左右摇摆，身随其动摇动，粗壮

的阳具，转动得地无法不摆动，她实在禁不住，这内媚之功，心底内的扭痒，乐得忍不住的，泊泊又出了，急得浪

叫：「好弟弟………亲丈夫……情哥哥……咬呀……嗯……唔……你饶饶我吧……我不能再玩了。骚穴不能再浪了，

也不敢浪啊！唔……唔……亲亲啊……饶饶浪穴吧……可怜浪穴……啊……不……不能再揉了，唔………唔……哼

………肉穴的祖宗………大鹅巴的亲亲………好丈夫啊！……嗯……我服了你………我今後……一定奉给你………

永远听从…心肝…亲哥哥……好宝宝，别动………哄呀………嗯…………我受不了啦………。乖乖………小穴又出

了………」

罗锋粗壮的阳具，实在把她肉得太舒服了，虽然内功深厚，得习素女偷元之术，乐还抵抗不了粗壮阳具猛烈的

攻势，阴精像开关似的向外流，通体酥麻，酸软无力，全身的细胞都在颤抖，真是有生以来，初尝这样的美味，从

未领略的妙境，怎不使她乐极魂飞，死去活来。

他见她两夹火赤，星眼含泪，话语已含胡不清了，周身都在剧烈的头抖，又烧又热的阴精，直射不停，觉得自

己龟头酥麻似的，阴壁似颤抖的收缩，紧夹阳具吸吻，脱阴昏死过去。

连忙紧搂着，吻其唇，以舌伸入其口裹，向口中不停的运气吹吸气，才使其醒转，眼珠已能转动，渐渐恢复精

神，然後托那润滑，紧弹的丰臀，又猛力抽、插揉数下，紧顶着花心，再忍不住精关，千股热热的阳精，射入张口

的子宫里去，热得她寒颤连打，疲乏的不动。

恩爱缠绵的战斗终於停，狂欢半日，已享受了极乐，宁静的休息。

云台仙子，受毒伤较重，内功稍弱，为以丹药救治，醒转迟些时，在其药力散开，睡尽恶毒，可惜桃花蛟淫媚

之气，还存身内，醒後全身无力，酸痛软弱，内心如火，阴穴奇痒。

见骚淫浪态，如火似荼的动作，惊、奇、怕、羞、掌门人平时生活严肃，现在淫荡，实成强烈的比例，那欢畅

之情，激之心动，欲念渐升，那粗旷猛野，近於疯狂的行动又有点怕惧。

总之喜惧交加，无所适从，那春心早关不住，周身异常难受，娇面通红，春情动荡，精液不免自流。

山洞荫凉而小觉，暖呼呼的，春色无边，人儿汗水直冒，刺激紧张，香艳无比罗锋觉得她娇艳淫荡。是不可多

得的尤物，虽数度快感满足，但稍息又不觉的想动，贪而又舍不得离开，食而知味，其内媚可够劲，迷恋、陶醉，

她的美艳玉体，令人留念不舍。

忽想到旁边还有个娇美的蓓蕾，还没有采，何不借机，一箭双雕，又知她两身份是圣女峰之美观，四个美绝人

间的姑娘，全力掌握，享尽人间艳福，还可隐身，并淫尽天下美娇娘，也不怕人知，可以任意而为。

他放下圣母，转移目标，行近其体，抱着她一阵揉撰，深深的吻，望着黑里带俏羞红的丽容。

云台仙子，才张目的看，见其移近，急闭紧秀目，娇羞静到不动，被其热烈的爱抚，异样情趣，震动心弛，心

跳加剧，周身似火，香舌不觉伸入其口，任其吸吻，只手环抱，娇身微摆，惊心、迷茫、陶醉，享受渴望的爱情，

品名荡魂的异味，承受异性给予的快感。

热烈缠绵，直至透不过气来，才稍微离开，凝视着，又一阵猛烈的吻，然後细细的温存，互相爱抚对方，细回

其味。

罗锋吻着，一面解去行装，片时即脱光，赤体裸露，年近三十，周身肤白洁嫩，柔软微弹，其脸微黑，但身上

洁白光润，玉乳上翘，小肮圆滑，阴毛多密，玉腿修长，曲线毕露，也是个不可多得的美人。

她这时早已淫欲迷蒙，赤身相依，痒不可忍，自动张腿夹其腰，於其阴承迎巨阳，只手紧抱健背，红口送给他

吻着，心里着魔似的荒乱空虚，被其挑逗将无法忍受，极需异性来调和。

他挺着阳具，朝肉洞中插入，把粗壮的龟头，抵看洞口往裹插进。

云台两眉微扭，贴在一起，咬着牙，只听得「格，格，格！」的，一阵声响，眼睛张合不定的转动，口中呻吟

的轻轻的叫：「啊……哥…痛，哎呀，好……涨呀！」

他一狠心，将整个的身体，压上去，阳具猛插，又插进一半。

「好………好…了……太大……了…不能再……进来……我实受…不了……啊……唔……」

他挺着阳具被紧小穴挟得又舒服，又涨痛，也知她痛，处女都要经遇这一关，所以不理其呼叫，继续往里送。

「不……行……你的……大家火………捣散了……我的……小穴……唔……唔……涨裂……啊……」

他紧压住她，抱得紧紧，口吻其唇，不让其移动，下部不停的插抽慢送着。抽插得小穴不停的动。

云台的嘴被吻得紧不透风，含吻香唇，下面被压，为其控制，任其抽插，喉间只能「嗯，嗯」的哼着，她狠命

用手抵住他。

免得泰山般重，压得透不过氮，无法动弹。

阳具插在穴中，像波浪似的一起一伏，先轻抽慢插，渐渐变为重力的起伏，速度加快。

两人之问，板击着发出「拍、拍」的响声。

响声中，隐约的夹杂流水之音，「浙历，浙历」。

这时已能承应巨物，发生快感，各尽其能，以适应着，追欢寻乐，罗锋从正姿式，眼视着娇客，手握揉着玉乳，

极尽挑逗之能，引她入快乐的颤峰，欢乐的妙境。

勇猛、热烈、疯狂、大力的抽送。

她娇媚的笑，快活浪哼。

「呀……好…美…快活……极……嗯……大力……啊……嗯……嗯……大力……吧…捣……啊……」

她快乐的挺胸抬阴，扭舞旋转着玉臀，尽力的配合无间，享受被肉的快感，及其独特的滋味。

一股强有力的热浪，滋润了寂莫心田，充满不可言谕的温暖，享受快乐的温情，启发爱的奥妙。

天啊！早怎麽没有知道，人间还有温情热爱，这样迷人的痛快，舒畅的安乐使人陶醉，留恋的欢乐。

深情似海，热烈的密吻，大力的拥抱，全身扭动，曲意的奉献，尽力的配合，任意的纵情，享受刻骨难忘的乐

趣。

罗锋奸玩享乐其肉体，想不到她们四人，都是淫荡无比，娇媚迷人，媚、骚、荡、浪，淫，艳丽，温柔，热情，

令人近之，舒适快乐，魂灵飘荡。

於是展其异能，疯狂的肉，灵活运用粗长的阳具，玩弄其嫩穴，使其快乐得奉献所有媚浪之劲。

初尝异味的少女，被其玩弄得如狂似醉，贪恋不舍，不问能否承受，强忍其苦痛，任意的享受。

昏迷，浪流，苏醒，又昏迷，又畅流，翻复转动，终享快乐的顶峰，那股温热的精液，射入穴心深处，热得魂

飞魄散。舒服眉开眼笑，无力的动，闭目静享其情，回想其乐。

他也舒畅的射精，伏其丰满娇身，休息着。

散花体力稍复，见事完毕，移近他两，用衣服擦去汗水，亲热的畏依，手爱抚健壮身体，静静享受宁静。

三人欲的满足，情的得伸，尝试欢乐之中乐趣，陶醉沉浸爱的旋律中。

他下身抵住其穴，手握玉乳，另只手反抱散花的细腰，温情呵吻其娇容，及鲜红的嘴唇，吸吻着香舌，紧密的

依靠，摆动一起，温情热爱。男欢女乐，恩爱有加，三人享受甜密无穷乐趣。

「锋弟，半日之间，师徒两人，奉献了一切，给你享受温情柔意，还没有够，云台年幼，你要多体贴点。」

「嗯！好姐姐，我太快乐了，她还可以再来。」

「啊！你累不累，让其在上，我协助他，使她再享乐一番。」

「好！」

「他仰天而卧，云台坐其身上，前後左右，摇摆顶抵，再都寻欢，散花扶其体，嘴告她怎麽动。

三人尽倩享受各种姿式，方法。任意玩乐，他鼓起馀力，奋战到底，尽欢而罢。

彼此相依，爱抚温存，互谈其乐，嬉笑不绝，他才告诉其另外两徒侄，和其关系的经遇，并道将来怎麽共同生

活。

散花方知师侄为何久出不归，并指其额，娇言道：「哼！你真有办法，一网打尽，可说艳福不浅。」

「啊！好姐姐，你们都是美艳的娇花，我怎不垂涎的想呢，现在好了，我可无顾虑的安享清福了。」

「嗯！你想得不错，我们四人都在你跨下降服，没有那麽简单，你要她们姊妹，我就离去，有我就无她们，你

看着办。」

「亲娘，心肝，你可怜我吧，我一个也舍不得离开。」

「嗯！好吧！」

他们打情骂娇，恩爱缠绵，畏依谈笑，只到日影西下，洞中黑暗，方收拾清洁，穿好衣服，才连襟的，离洞返

其所居之地。

可是她两太贪欢，下身痛苦难行，他只得夹着娇身，抱着而行，出洞展开轻功，向山那边行去。

大家见面欢喜交加，罗锋将其情说明，四女在一起绵绵细语。亲如手足，对外称谓师徒侄，无人时以姐妹称呼，

共同服侍他。

散花将本门，先祖之内功，传给她们，对交欢时可增乐趣。

五人在深山中，互相敬爱，体贴，照顾，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欢乐充满整个幽谷，半年已过，诸葛芸与白云

仙子，都替他生下个白胖儿子，每日夜四人轮替同期玩乐。

（三）

散花觉得该处，景色不好。不如圣女峰，白花竞艳，山势雄伟，各物具备，是个安居理想居处。

而以江湖威望，无人视探，可安居作乐，不怕春光泄漏，大家同意回去，於是离谷起程。

离山行道两日，闻听白花帮传贴江湖，追寻其女，因女婿亡故为江湖人告之，通知圣女峰而无人，甚感奇异，

才传武林贴，请各门各派协助查询。

数月之久，还无法知道是谁所为，江湖中也无圣女峰门人，整个黑白的两道震动。

他们知其事，由散花传贴知照各派，自己师徒深山采药，现已返去，谢谢他们关怀，因要返回炼药，无法亲自

登门道谢，但其徒踪还有各友好代访。四人带二子先回。诸葛云写信给其母，以其安心。

由罗锋亲自送到，临行之时散花在他身旁，轻声授计而行，到洞庭才分手，各奔目的地。

罗锋数日行程，奔至白花帮盘居之地，由侍婢传报，深入後堂，转至数间大厅，拜见帮主。

厅堂布置净洁幽雅，帮主高坐，旁立数女，他以江湖礼节拜见，再呈上书信，才在一旁落座，仔细观察看着帮

主，其面如满月，娇艳如花，和散花同样妖媚艳冶，望之不出三心。

丰满玉体，令人见之神迷，端坐看书，一喜一怒，看之不厌，秋菊春兰，各擅胜场，咸不亏负江湖称之观音。

这时她见信内，写一年生活经过，她本爱来人，因离开後为娄南相迷奸，又听其行迹不明，才嫁他。

後问罗锋见面方知南湘搞鬼，而杀南湘，同他归隐，生活舒适，罗锋人怎麽好，温柔多情，如何高兴她，体贴

她，其阳具又粗又长，壮硬异常，床功如何好，日寻欢使人若死若仙，现又生一子，因外传母亲寻她，所以她亲身

来拜见。

她见信内写得太不像话，又知事如此，只得任其意，招待他，叫在其女房，休息数日再回去。

夜间设宴接风，酒罢各归卧所。

妙手观音在卧室中，坐在床上。想女儿信中所说，罗锋的一切，不由神驰，感觉她会享受，自己因身份关系，

苦守十馀年空房，每到人静更深，回忆少女时欢乐之景，已不可得。

脑际中，显出一幕一幕昔日温忱内心感到无比的空虚，空帐难忍的滋味，寂寞得使她难安。

她无聊，无所慰藉。

今见女儿信内所写那美丽风光，激起一阵波涛，虽知他在敬酒时，放了春药，这时发作了。

血液在体内，循环奔腾，内心的热潮，像泉水般膨拜着。

春情汤漾，热情难耐，方寸之地，淫液泛滥，急需异性爱抚。

忽见床前立着一个黑影，净目细看，一个雄壮高大健体立着，阳具粗壮硬抖，龟头红得发亮，原来是罗锋。

想叫怒喝，但有点舍不得，只得闭目不闻不问，看这冤家来势情形已是来不可免之事。

罗锋见其闭目，已知药力生效，机会难得，急忙卧其旁，解衣宽带，片时脱得精光，一丝不挂，先欣赏一番。

雪白如玉肌肤，丰满润滑，手指触及软香玉体，似绵似绒，滑不留手，眼睛见其玲珑曲线，娇巧妙相，双目不

绝，见之血液翻腾，欲火高升，阳具更加硬挺，火热热的。心跳急速，荡漾不已。

急抱爱抚，爱惜的温爱，一个软绵绵，酥香的颤抖娇身紧紧的。

她依在强壮有力的胸怀中。柔软不动，感到极安全，又舒适，欲火剧增，心跳更急，全身剧抖。

肌肤相亲，……阵阵幽香……男子气息………两个人的脸儿都透出一片红光，呼吸渐粗短。

互觉身体透入，一股丝丝的热流，游遍周身，不觉点起情欲之火，热烈的爱欲，四臂紧紧用力拥抱。

妙手观音抛弃尊严，地位、名誉、温柔可爱，像一只绵羊一股相依着，体贴的如同善解人意的小鸟，注其爱抚

赤裸的玉体。

头首微抬，妙目事张，娇容玉脸，眨看红潮，含羞的，如同晚霞般托射，轻微的「嗯」「哼」，颤抖着娇柔的

呼道：「冤家………我………」

紧接送上两片香艳，鲜红，如火一般，甜若如蜜的香唇。

两人热烈猛吻，双舌互送，含吮生命之源，用力的拥抱，磨动，缠绵的转不停，恨不得合而为一。

这时都被欲情之火所烧着……沉浸………迷醉………欲火肉海之中………容化………突然，丁香暗渡，你来我

往，不知何时，忘了自己的存在，默默的享受。

房中灯光明亮，床上一团肉球、热烈的恩爱，春色无边，充满空间，艳丽无比，使人留恋难忘。

罗锋热络一阵，长吐口气，然覆压其身，吻遍娇容，颈、肩、胸及玉乳，含吮柔软艳红的玉乳。

揉磨其胸乳间，依恋之情热烈无此，手在光滑的细致赤体，上下爱抚，揉挑尽情享受。

春情欲火，燃烧热烈，拂腾翻动，现在两人欲火熊熊而起，无可忍耐之地，增其胆勇，去寻欢作乐。

她这时感到爱的伟大，情的甜蜜，全身轻软，情欲如焚，极需他给予，十馀年失去的淫欲，今再降临。

而男子的粗物，比自己先夫，还要令人满意，那火热的烈情更能充实，久旷心田，自然张开四肢，任其而为。

他挺举阳具，抵着阴穴，往裹送进，只手按握，揉摸抚玉乳，温情的吻其嘴唇，吸允淫液。

她感阳具插入，肥窄紧小的穴儿，一阵彻骨之痛，抖颤着承受，四肢紧夹着他，伸过香舌，给他吮吸，极力张

开阴穴，强忍那无限的痛苦。

终使阳具深深的插进，直抵花心，两人坚苦的合作，急急喘气，顾不得满身汗水，休息着。

稍息片刻，爱情似海，轻提慢送，渐使阳具从窄小的穴道中，行道自如，减轻痛苦，增加快感。

罗锋以无比的功夫，天赋才能，使之舒畅，快乐，那欲仙欲死的滋味，是从未尝过，乐声哼声不止。

男的体壮精强，物大技巧，每次按其所需，令她满意快活，奋勇捣着小穴，安慰久旷良田，给予无比痛快。

女的尝到，刻骨铭心的舒适，快乐周身安畅，魂飞魄散，极力迎合攻势，配合无间，以自知床上功夫，使他也

得到其乐趣。

妇女在尝过其味，为某种原因，而失去欢乐，忽然得到，那饥渴、贪恋、其情如火，猛烈异常。

决不会顾及其他，何况相逢，比原来还要美满，充实，怎不令其兴奋，快乐得疯狂。

他享这美艳的尤物，娇媚，骚淫之浪劲，火般的热情，那不顾一切，狠命的乐，其纵送力呢。

一阵轻巧慢动，忽然猛抽送插，运用全身力气，干那个窄小浪穴，她已欲死若仙的，时高时低的呻吟。

「啊………可爱的儿……你使我数载未知其味……今又尝到………嗯…好心的乖乖………比之从前……过去太

多……唉………欢乐已去……今又再临………我不知怎样感谢你………宝宝………我的心肝………你真是我的命嗯

…用劲的干吧………干死骚穴吧……我这………淫………浪………的…小……穴………太需要了………你……你…

…要………顾惜……我……小穴……尽量的玩吧……嗯………嗯………舒服呵！……快乐呀………哎呀……好宝宝

………可爱的阳具………又粗………又长……玩得真痛快……又长……又硬捣得花心………好舒服……我快活耍…

…要疯狂………乐得要死………哎…………我的天啊…哎呀……乖乖真会玩………哼………好儿子………亲丈夫…

…我的亲亲………我流了无数次………你还没有出来呀、………唔………唔……筋疲力尽………实在不能动……我

要沈了………你怎麽还没有玩够………可爱的心………快……快给我吧……哎呀……我……我………不行了………

淫妇浪得…不得了………骚穴………受不了……啊………可怜我………」

迷恋！陶醉！快活！乐极了。

他才抵紧穴，抱紧她，含着玉乳，轻揉花心旁的嫩肉，旋转，磨动，使之更乐，享受，乐极後的舒畅。

她软弱疲乏，媚眼半闭，静享欢乐之情，那阵狂风暴雨式的满足，再细致温情，的柔功，有点迷醉。

使之到快乐的顶点，爱情甜蜜，欲火发泄，昏陶陶，而未知身在何处。

这温情的慰藉，那刚张大的花心，又流出淫液………其体力之强，骚浪浪劲，可说天下最淫浪的荡妇，刚才大

量的畅流，过份的满足，现在又淫荡了，在其揉旋之下，反缠紧夹，摆动罗厚垂臀，以扭、迎、摆、夹、轻的摆动，

骚浪起来。

罗锋觉之，其体热如火，媚劲十足，尤其纵送，极尽柔媚和顺，配合天衣无痕，一阵猛烈寻欢，已经尝到异外

的乐趣，解决了欲火。

抱紧她娇柔丰满的玉体，享受那令人消魂的味道儿，贪而不舍的继绩依恋，这美艳的尤物。

揉旋得她，娇身直抖，淫液直流。如春江之水，全身酥麻，醉陶陶，迷醉飘浮，他令其发狂的劲儿，自然抬挺

阴穴，玉臀不断的转动，一节一节的摆动不止，娇喘羞香舌忘情收缩，轻轻呻吟。

「乖儿啊………我的心肝儿………娘舒服透顶………天啊你的本领真好……唉………宝宝儿阳具………又粗又

有力……咬呀………塞得紧紧……弄得我充实畅美………搞得骨散筋疲………干得魂飞魄散………唔…唔……亲亲

……痒……酸酥………麻………心儿抖抖，唔………嗯………我的花心揉散了啊………快………我气都透不出了…

……稍停一停………啊……冤家………我吃不消了………你…停一下吧………好儿子……乖乖宝宝………娘实在…

……不行了………」

他不忍再挑逗的揉，将龟头抵入子宫口，紧紧的压住不动，手握双乳揉揉摸摸，嘴吻娇面，温柔体贴怜惜热吻

不已。

「啊！儿啊！你真使我舒畅，久暴饥甚，忽得美食，如逢甘雨，这等时辰，令我快乐，如登仙境。」

「娘，我使你满意吧？」

「嗯！满意！真满意，从未像今日这般快活，这些年苦守，念念不忘大哥而是一个大傻瓜，早知其中滋味消魂

舒畅，我何空荒废宝贵可爱的青春，望你能时常…的同我玩，不要抛弃苦命的我啊了。」

「帮主，不会的，我永远为你等效命！」

「儿呀，乖宝宝。」

「娘，帮主，我的亲亲，你真好，你的骚媚浪劲，是我毕生难忘的，我感觉其味无穷，现在我昏迷，陶醉，此

饮酒後要薰薰然同神仙般快活。」

「乖乖，我也是啊，以後叫我姐姐，妹妹，爱妻，不准叫娘，帮主。」

「嗯！」

这时只有快活的玩，互相挑逗，爱抚玩弄轻怜蜜爱，细细的温存，诉述热情爱意，甜语不休。

并发挥本身才能，尽心全力，快乐的追欢寻乐，给予对方，舒适快活的享受，以满足目已欲望。

继续不停的玩，花式奇异，姿态百出，旗鼓相当，欢乐至极，爱情升华顶点，迷醉这贪欢的人儿，情厚热爱到

顶点，阴阳精液互射，彼此精液调合，舒畅待全身酥酥，灵魂飘荡。

整夜的欢乐，精疲力尽，还不愿分离休息，紧紧的抱着，恩爱缠绵俱贴，贪恋不舍，回想刚才甜蜜滋味无穷。

那股骚热爱劲，恨不得能够合而为一体，其神情如同，只羡鸳鸯，不羡仙之姿态。

百花帮主经验丰富，夫妻恩爱，尝过风流滋味，亡夫後深念婚後生活美满，共念情厚，不忍以百花帮，祖传闪

媚之术，放荡形骸，毅然解散帮众，同幼女归隐，过苍悲凉的生活。

每想到欢乐之情，内心激动，都强忍受煎熬之苦，将整个感情，贯输爱女之身，训练武功之士。

今日见罗锋特有男性魅力、粗旷、健美、热情、风流使爱女自动投怀，迷恋，夫仇不报，可见其能力超人，自

己见之，坦感那股劲儿，十分可爱，心怀激动，，神情荡漾不能自己。

酒为色之介，况且内含迷神荡魄之药，以其挑逗手段高明，粗野的动作，粗壮长大的东西，天赋异人的体质，

技术巧妙，如雷霆之威，震荡其永蕴的情怀，淫浪之天赋，捣得舒适异常，骚媚毕现。

尝到想像而未经过的滋味，乐得近於疯狂，干得心悦诚服，神驰魄散，虽死不愧。

爱之如命，财富、荣誉、生命抛弃都不值深惜，唯一不能失去这宝贵的妙人，亲亲爱爱的欢乐之神。

一夜之间，虽以全身柔媚之动，深厚的功力，曲意承欢，彼此都心满意足，快乐如仙。

但现在无力，再度寻欢，收拾洗涤清洁，他仰卧在床，闭目的拥抱，休息着，储养精力。

她实在还觉不够，张目凝视，可爱的人儿，累累环抱，柔软体贴，轻吻，缠抱着，贪恋不舍的，享受异性气息，

情意绵绵，反转其健体上。

那热烈，恩爱的情怀，表现入骨，启开爱之心非，发挥真情热爱至高真谛，可见他是多麽令人迷茫」陶醉。

罗锋躺着养神，任其亲热缠绵，享受其热情，双手不停爱抚，丰满的娇身，润滑柔嫩的肌肤。

感到这火热的情妇、淫媚十足，骚浪透顶，令人回味无穷，真是天生的尤物，真使人觉得可爱。

其疯狂热情动作感觉可怜，更使人不思拒之，弃之，於是尽量的爱抚，享受那火热热的爱情，并给予慰藉。

男的玩弄天下妇女，各形各样，老少不等，遍尝诸种妙趣，风味各个不同，像今日这般风骚入骨，淫荡天生，

奇特之妙穴，尤物，还是平生初次，使之骨肉皆酥，心神皆醉，舒乐异常。

尤其事後，那丰满娇身，慰贴着，如登温炉，加上骚媚的浪劲，万种风情，令人留连忘返，乐不可思。

女性除本身条件不够，接触不多，思考欠缺，终身都未能领域其中之乐趣，比比皆是，否则遗憾终身。

她有美艳姿色，传帮之功，而得其中之乐，虽然夫死过早，未能白首偕老，总使经历过美丽风光。

但决末想到其中之乐，年三十馀而未能体验，一种幼稚之快活，现在亲历其境，领略这人生奥域，尝试消魂之

滋味，那不疯狂，兴奋，激动，勾勒潜蕴媚骚，极方贪欢恋恋不舍的享受。

并且发挥本身才能，配合所需，尤如空旷岁月，要在现时抑握，尽量争取而加补偿。

男女双方，都感满足，那股热情，怎不缠绵，真恨不得永远时刻贴在起。追寻人间欢乐的乐园。

欲的泛滥，尤如洪水，来而不可收拾，若能深到合宜的阻塞，使为身受者，心满意足，其爱为天地间，真诚无

二的无高爱境。

这种爱的非天然，人为的一切，所能阻碍、破坏，身爱者，定然抛弃所有，全力的追取，获得，致死无愧，干

柴烈火，两人心情相合，功能相等，那不相亲相爱，热爱，死缠，无止无休，尽其所能享受。

百花帮主虽感痛苦，体软骨痛，但是心情快乐，笑容满面，喜吟吟的依看他，媚目不停的巡礼。

罗锋抱看她，欣赏诸般妙相，和那丰满的玉体，高挺的玉乳，虽徐娘半老，还是诱惑人心，内心激赵阵阵遐思，

手又不安份约活动。

「儿够！还没有玩够！」

「嗯！我永远玩不够！」

「时候不早，晚上再玩吧！」

「好！到时候你不要讨饶！」

这对欢喜冤家，月拥谈笑，细心慰藉，享受对方热与爱，沉醉其中。

阳光照射山谷，每个角落、大家忙着自己工作，谷中一角的深渊，只有一对儿，而不知外面天地，大做美丽香

梦。

终日追寻欢乐，放弃了江湖威名，唯伏其跨，任其驰聘作乐，给予满足所求，安其心讨其乐。

一月缠绵，才使其满足，数年空虚时光，总算得到补偿，日夜承欢，死心爱极了这个冤家。

才追问今後，怎样安置自己，得其告诉，他与诸女关系，立刻决定，除得两得意门徒，春兰秋菊，其馀放入江

湖。

「锋郎，你休养几日，我将帮中事，办理清楚，同你一同走，和散花同隐圣母峰，使你享受温柔之福。」

「不，这些小事，由她们处理，我不愿同你片刻分离！」

「冤家，整个帮的迁移，她们怎麽办，非我亲身安排不可，你假若一人苦闷，就叫秋菊两人陪你可好？」

「那………」

「只要你高兴，我是不问的。」

「好姐姐，你真好！」

媚眼直飞，温柔，格！榜！的荡笑，高声的呼叫。

「兰儿！菊儿！快来！」

兰菊两珠为帮主贴身爱徒，在帮中艳压群芳，江湖中颠倒多少汉子，平日孤芳自赏，傲视天下男子如粪土，对

帮主孤节独守，崇拜异常，内外一切大事，都由两人分担管理。

见师姐夫，虽感不凡，但未觉其有何长处。

月馀之间，帮主改变生活，由严肃为淫荡，终身俱依其怀，放弃日常功课，甚感惊异。

那美丽风光，闻之心动，火热动作，令人迷乱，这时才知姐夫，与众不同，也发现其可爱之处。

每日事毕，姐妹无事，偷视香艳绝伦的风光，分赏视觉的快乐，引发少女春情，有时恨不得投怀送抱，亲自尝

试。

但为帮主宠儿，只有望洋兴叹！

有时想其健壮体魄，偎之定会舒适，那粗壮长大的阳具，肉在小穴里，蚀肌消魂，心沉皆颤，无可发泄，姐妹

互拥，彼此安慰。

看那帮主畅快的呻吟，婉转娇声，曲意承欢的亲热劲，自感如身受。

姐妹俩正在感叹之际，忽闻帮主呼叫，急忙赶去。

进门见之，面红耳赤，娇身抖抖，双眼圆张，直视不舍离动。

罗锋仰卧床中，赤裸裸，玉茎高举，手抚肥厚盘大玉臀。观赏玉户，时而舌吻，吮吸玉液，陶醉自乐。

帮主倒伏其体，扭腰摆臀，任其玩乐，手捧阳具，含吮吞吐，运用灵舌之功，使之快活。

这香艳景色，使末经风流阵战的兰菊，那不魂飞魄击。

帮主在一阵亲热後，才望着两心爱的徒弟道，「我有事，锋哥一人无聊，你两人陪他玩。」

「是！」音带喜悦激动。

这梦想终於实现，内心狂喜，要不是少女尊严，帮主威势，那不狂奔的，投入其怀里去，让其玩乐，享受那异

性欲，给予爱抚。

帮主收拾离去，让她们寻乐。

初次欲海的人儿，迷茫、惊心、颤抖。

带着少女娇羞，慢慢的解去衣裤，转移慢步，走进床边。

那少女姿态很迷人，罗锋手各握一臂，拉上床拥在怀裹，先一阵亲热，然後手按全身。

再细细观赏，充满青春气息的娇身，又一阵狂风似的猛吻，吸、吮，吻少女的玉乳。

使之她俩入迷，陶醉。

罗锋教兰儿，怎样含玉茎，目己抱菊儿玉股，亲、闻玉户，尝看少女元阴之味，上下共享其乐。

半时之间，使两少女进入情欲最高潮，又舒服又难过，这挑逗之味，实在受不了，娇呼道：「哥哥，我好难过

啊！」

罗锋轮流的吸取元阴，尽情的挑逗，少女潜伏欲潮，使面临第一课，虽苦也能忍受。

见她疯狂之时，即就兰儿放正，分开玉腿，将阳具抵着桃源口，旋转磨擦，手握玉茎，抚弄耆，亲吻着玉容，

带看男性语音道：「好妹妹，初次有点痛，要忍耐，片刻即快活。」

「啊！亲哥哥，你要怜惜点，我有点怕！」

「心肝，怕什麽，你没有见帮主连饭都忘了。」

「嗯！快点吧，我好难过啊！」

「将腿分大开。」

「嗯！」

罗锋知其情形已到顶点，极需阳具给予肉穴，蒙咙的性爱乐趣，提腰用劲，如急雷猛打。

「普滋！」一声。

「啊！啊呀！妈呀！」

那彻骨的痛，撕裂之苦，非她所能受，狂呼大叫。

「哥啊！痛啊！」

「好妹妹，忍一忍，等一下就好了。」

他用力的下压，粗大的阳具，肉进小穴儿里，直伸到底。见其玉面发青，嘴唇乌黑，气喘不畅，急伏不动，等

其休息，运用其特有技巧，挑逗其性感各部，按抚其紧制心情。

兰儿渐觉痛苦减轻，酸麻已起，尤其双手活动，引发青春之火，红潮满脸，痒得忍不住，格格的笑。

只见她摇摆细腰，自然的摆动玉臀，紧抱健体，亲热的爱吻郎面，享受永无的欢乐。

「哥，亲哥哥，现在不痛了。」

「小骚货，浪劲来了吧！」

「嗯！我爱，你要啊，快点，心里烦闷！」

「好，等下不准求饶。」

「我初尝异味，你要怜惜点。」

「小妖怪，快点配合行动。」

罗锋知道这少女容易满足，虽然百花帮武功，以阴阳和合，吐纳为基，比一般少妇，还要强点，但也不是自己

对手，只要将劲提起，定能使之痛快，假若使之内媚之功，她决受不了。

於是以九浅一深之法，和清风徐来之势，慢慢的玩，双手盘看玉乳的双装，若其在下摇摆挺动。

「哥！亲亲，好舒服啊，嗯，用劲吧，不要逗弄我，酸…痒……啊……用力吧……我需要粗野的行动，和那极

风暴雨式……好哥哥……亲爱的丈夫……快……快………不要逼我吧！」

「你觉得可承受吗？痛苦已去了。」

「嗯」虽有点小痛，我愿忍受，不愿你这样辛苦。」

「啊！好心的妹妹，真是知心的好人。」

「哎呀，我忍不住，狂流不止，唉，又快乐，又难过，我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亲爱的。」

罗锋感之，这少女有欲火的情，骚淫天生，看她那种做作，娇媚呻吟，真令人舒畅快乐。

於是紧抱着，疯狂的猛插，乱捣，次次直抵花心，抵住小穴儿，使之舒适快活，兴奋如狂。

「哥！扮哥………啊……我真快活……舒服死了……我全身乐得毛孔…………齐开………灵魂出窍………嗯…

……搞得骚穴乐疯了………啊………啊……我精疲力尽………」

「你舒服了、快用劲的摆，夹啊！」

「嗯！扮……这样好吧………菊妹妹………这样玩乐……真好………我从未经，过…想不到啊……帮主真好…

…让我们享受……这人间极乐……好哥哥，我……死……你…」

半小时的抽插，已使他若仙若死，狂乐的呼叫。

罗锋被其淫荡的畅快非常，尤其玉茎舒适，来得神乐陶陶，阳精忍不住，一泄而下，直射花心中。

她被这热精烧得全身抖颤，张口结舌，昏昏然然，口里呓语不绝。

欢乐过短，片刻即过，兰儿舒适昏昏欲睡。

罗锋反身抱看娇小菊儿，猛烈的吻，在光滑玉肌爱抚着，鼓起馀力，继续的享受爱的乐趣。

「菊妹，你怕不怕？」

「不怕，哥哥爱我，一定给我甜蜜的怜爱。」

「好宝贝，我一定让你尽量快活，减轻痛苦。」

「嗯！好哥哥！」

菊儿望战许久，已知如何卧立，自动分开玉腿，含情送舌，四肢紧夹看他，转声道：「哥！来吧，要怜惜妹妹

啊！」

「嗯！放心吧！」

「啊！痛。」

「忍一下，就会好的。」

「嗯！轻点。」

罗锋怜惜的往里送入，轻巧的放进、见其皱眉苦脸，不忍用力，亲热的吻着，手盘高挺王乳，使之自然摆动，

让其自己抬挺，慢慢含入，粗壮长大的阳具，终於合作得宜，全根而进。

「啊！」惊叹口气。

阳具插在紧小温暖夹谷中，酸，麻，痛，痒又舒适。

菊儿感到一阵激痛後，被粗壮的东西插得有点闷气难宜之感，精神紧张，片时即好、全身渐渐酸麻，已灭情火，

被可爱的手，挑逗着，热血又拂，欲念横生，那温情热爱的吻，乐得昏陶陶，醉薰薰。

生理上现出，急需滋润充实，脑中盘旋美丽的色彩，自然狂扭娇身，口中朗朗的道：「哥！亲哥哥……我爱…

…快点动……我需要你…，…给我滋润……火样的热情……唔……唔……大家伙……好宝贝…啊……捣呀……用力

的捣……我……我不怕……能承受你的挑逗……亲亲……哎呀……就是这样………嗯………我流出………宝贵精液

……加劲啊………我太快乐了……快心的哥哥………乐死我了……我要疯狂…的叫………」

「我的小心宝贝………你快乐………要呼叫，你任意的发泄吧，尽情享受…………」

「唔！啊，亲亲，你真会玩，我全身都舒服。」

「你也是我的可爱人儿，小穴夹得阳物好痛快。」

「啊！吧吧！捣吧！」

「夹啊，扭……旋……吸吮啊！」

菊儿年幼娇小，被大阳物搞得，不免其苦，狂扭娇身，如水蛇般扭舞，小穴夹旋飞快，婉转承欢，极尽娇媚之

态。

上下左右，攻迎着，处同宿将，媚功天然，风趣另一格，发散全身青春媚态，给予他全力合作，享受这风流阵

战，进入白热化，，如疯如狂，狂热的玩乐，男贪女爱，一意享受。

罗锋感儿，这般的热情，疯狂的动作，差点把握不住，进入仙境，即刻惊觉，急吸口气，继续的抽插。

施展各种姿式，勇猛如初，大力干着小穴儿，在兴奋快乐心情中，寻至高乐趣享受。

恩爱缠绵玩乐，使两女得尝刻骨难忘，风流滋味，欢乐整日，对他极尽柔媚之功，争相取悦情郎，直至极乐精

疲，全身散痪得不能动，娇喘的躺着，闭着诱人的秀目，带着甜蜜的笑容，安然追寻美梦去了。

罗锋静躺看，半生风流生活，可说包罗万相享尽天下美女的温柔滋味征服各色尤物。

现在这些美艳绝伦的佳丽，都投入自己怀抱可以无忧无虑的安居，享受温暖性生活，天惠我良多，今後我一定

要好好把握住不然太辜负佳人们的深情等此事了，同诸女归隐圣母客，退出江湖生涯。【完】